

不讓反革命分子“滑過去”

— 雜 文 彙 編 —

5065

中國青年出版社

書號 726 政法 79

不讓反革命分子“滑過去”

編輯者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版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1/8
字數 48,000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6號

定價(3)一角六分

目 次

最陰險毒辣的敵人·····	陳 沛 (1)
是“小題大做”嗎? ·····	愚 明 (3)
蔑視敵人與小心警惕·····	馬鐵丁 (5)
政治嗅覺遲鈍對誰有利? ·····	范若愚 (7)
時刻警惕着·····	海 寧 (10)
要警惕,但不必驚慌·····	余世光 (12)
是朋友,還是豺狼·····	萬 弓 (14)
擦亮眼睛 警覺起來·····	鄧 雲 (16)
不能以人心比狼心·····	鍾沛璋 (18)
“沒有上當”和“不會上當”·····	余世光 (21)
兩面派還有“勞績”嗎? ·····	王子野 (23)
這是什麼樣的“才華”和“技巧”? ·····	陳 沂 (26)
從“清君側”說起·····	豐 樓 (31)
誰最怕整風? ·····	陳茂儀 (32)
我們的人不應當害怕整風·····	鍾 懷 (36)
把非工人階級的本能扔棄掉! ·····	愚 明 (40)
不能再讓他們“滑過去”·····	爾 東 (42)
“是膿,總要排出!” ·····	謝覺哉 (44)
當心你的“個人情網”! ·····	于燕郊 (46)
自由主義是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 ·····	馬鐵丁 (47)
堅決拋棄自由主義 ·····	秦 川 (51)

有“辮子”要自己先抓.....	愚 明 (55)
說真話,不要說假話.....	明 遠 (57)
當心別有用心的奉承.....	王 文 (59)
需要什麼樣的關懷.....	宋 琿 (61)
決不能讓反革命分子盜竊 共產黨員的稱號.....	許邦儀 (65)

最陰險毒辣的敵人

陳 沛

大家都知道，隱藏的進行暗殺破壞活動的特務，是一種危險的敵人。但是，像胡風反革命集團那樣，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利用文藝的武器，對我們（特別是青年）進行“挖心戰”的反革命分子，却是一種更加危險、更加毒辣得多的敵人。

青年是擁護革命的，青年也是我們革命事業的未來。但是胡風及其反革命集團分子却在革命的詞句下，販賣“哪裏有生活，哪裏就有鬥爭”的反動理論，麻痹青年的革命熱情，使他們脫離革命，脫離火熱的鬥爭。同時，胡風集團又用吹、捧等手段，來拉攏那些缺乏鬥爭經驗、意志又不堅定的青年，使他們成為狂妄自大，和組織對立，和集體對立，極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進而忠實地跟着胡風進行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動。這不是一種最危險、最毒辣的手段嗎？

人民是喜愛革命文藝的，革命文藝是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尖銳武器。但是胡風集團却用革命文藝的糖衣，包着毒藥販賣給人民。例如：胡風集團骨幹分子路翎寫的小說“窪地上的‘戰役’”，表面上似乎也是歌頌志願軍，但實質上却是通過捏造一個志願軍戰士與朝鮮婦女戀愛沒有成功的故事，惡毒地宣傳仇視組織紀律和厭惡正義戰爭的思想，這不是一種破壞抗美援朝的最陰險的手段嗎？

最毒辣的是胡風的所謂“對文藝問題的意見”書，這裏面引滿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話，實質上却是一個

徹底反革命的綱領。如果這個反革命綱領竟能實現，我們的作家就會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割斷和工農兵的血肉聯系，讓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侵蝕進自己的頭腦，喪失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而滾入世界主義的泥坑。總之，就是取消黨對革命文藝的領導和整個革命文藝的破滅。這難道不是一種最危險的政治陰謀嗎？

而最大的危險，還在於我們許多人恰恰對於這種思想戰綫上的特務分子是麻痺的。比如有些人就這麼想：胡風不過是個動動筆桿的“文人”，有什麼了不起呢？他們沒有想到，思想戰綫正如頭腦對於我們人體一樣，是我們革命鬥爭中最重要的一條戰綫。一個人的手、腳壞了，總還能設法工作，但如果一個人的腦袋被細菌侵蝕了，那麼整個人就癱瘓了。馬林科夫同志說過：“思想工作是黨的首要職責。”如果我們在思想戰綫上失敗了，思想陣地被敵人奪去了，那就會使整個革命事業的基礎發生動搖以致失敗。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陰謀活動，就是要從思想陣地打開缺口，以達到反革命復辟的目的。這也就是黨為什麼一再教導我們要警惕地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要牢固地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的道理。

因此，如果我們看到特務分子殺人放火，而感到切齒痛恨的話，那麼每一個愛國的有覺悟的青年，應該同樣地更強烈地痛恨想從奪取思想陣地開始，進而達到反革命復辟目的的最陰險毒辣的敵人——胡風及其反革命集團分子。

是“小題大做”嗎？

愚 明

在對待胡風反革命集團問題上，有人還有這樣的說法：一種說是“秀才造反”；一種說是“殺雞焉用牛刀”。這兩種說法的意思，就是說，像我們現在這樣大張旗鼓地來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不必要的，是“小題大做”。

果真是“小題大做”嗎？

這裏需要把問題拆開來看。

先看“秀才造反”的說法。

胡風集團是不是一夥子只會搖動筆桿、說東道西，只動口、不動手的人文雅士的“秀才”呢？從揭露的材料來看，顯然不是這樣。他們這一夥子傢伙，原來是反革命的黑幫。胡風是這個黑幫的頭子。這個黑幫的蝦兵蟹將：阿壠是蔣匪幫的軍事教官，他妄想“三個月”“擊破”、一年“肅清”人民解放軍的主力。他聽了蔣賊的“訓話”就受到“鼓舞”。綠原，是美蔣“中美合作所”裏特別炮製的人物，是慘殺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的劊子手。這樣一類不三不四的人物，難道還能說他們是“秀才”嗎？如果硬要說他們是“秀才”，那麼，他們也是殺氣騰騰的“武秀才”了。“武秀才”造反，難道還不值得警惕嗎？

再看“殺雞焉用牛刀”的說法。

殺個小小的雞子，的確是用不着牛刀的。但是，胡風反革命黑幫並不是什麼小小的“雞子”。照人民日報按語所說：“他們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集團。”“他們的人很不少。”他們鑽進了我們的政治、

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裏，進行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的陰謀活動。他們還利用各種偽裝的手法和反動理論，欺騙和毒害我們青年，使有些青年對組織不滿、脫離革命，甚至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充當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爪牙。他們已經鑽到我們的“肝臟裏”來進行毒辣的“挖心戰”了。對於這樣一夥不大不小的，偽裝革命進行“挖心戰”的反革命分子，難道還能稱之謂小小的“雞子”嗎？當然不能！他們是最兇惡的、披着人皮的野獸。對於這樣兇惡的野獸，我們難道還不該用比牛刀更厲害的武器嗎？

由此看來，胡風反革命黑幫，已經不是什麼“小題”，而是個“大題”了。是個“大題”，就應該“大做”。是“大題”如要“小做”，我們就要上它們的大當，吃它們的大虧。

“蚍蜉（大蟻）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這是唐朝詩人韓愈的兩句詩。在這兩句詩裏，韓愈嘲笑了蚍蜉，說蚍蜉只有那麼一點點力量，妄想來撼動一棵大樹，未免太不自量力了。這句話是對的。對的地方是說，這棵大樹是棵活樹，有着堅強的抵抗力量，蚍蜉雖然妄想來撼動它，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但是，如果這棵大樹失去生機，滿不在乎，一任蚍蜉撼動，那麼也會有一天被它撼動倒的。

胡風反革命黑幫及一切暗藏的敵人對於人民的江山，也和上述道理差不多。我們的敵人的確像自不量力的蚍蜉，人民的江山的確像不可撼動的大樹。我們用這種態度來鄙視敵人、嘲笑敵人並沒有錯。但是，如果我們酣睡在鼓裏，失去警覺，反正認為“我們是棵大樹，小小蚍蜉是撼動不了的”，任憑它們撼動，那麼我們就有被它們撼動的危險。

“大意”會丟掉“荊州”，問題常常發生在認為沒有問題之中。牢牢記住這些話是萬分必要的。

蔑視敵人與小心警惕

馬 鐵 丁

“政權在我們手裏，反革命分子是大海中的幾條小魚，起不了什麼大浪。”有人這麼說。

不錯，反革命分子在我們國內是極少數，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十分鞏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想破壞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陰謀，絕難得逞，他們一定會被我國人民肅清。對於任何腐朽的、沒落的反動力量，我們都應該把它放在“不在話下”的地位。

但是，這決不是一個空洞的信念，盲目的樂觀情緒，它是建築在堅實的基礎上的。這個堅實的基礎，就是我們不斷提高的政治覺悟，對敵人一刻也不能放鬆政治警惕性，不僅能够辨識在通常情況下的好人和壞人，也能够辨識在特殊情況下的好人和壞人。

不然的話，如果大家陶醉於既得的勝利，以為從此天下太平，可以呼呼大睡，那麼，我們的樂觀主義就會建築在沙灘上，敵人來偷偷地挖牆腳，我們就會陷入猝不及防，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遭受本來可以避免的挫折和損失。

反革命分子並不是完全孤立的，它們外有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的支援和指揮；內與已被消滅和將被消滅的階級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系，反革命分子還會利用我們內部的弱點、人們的落後思想意識進行活動。就拿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活動來說吧，誰的稿件沒有出路而送到胡風那裏去，誰受了批評而堅持自己的錯誤……，胡風集團就會統統把這些搜集起來，作為反革命活動的資本。先是貓哭老鼠，“同情”那些人的“遭遇”，廉價地捧場，說他是“偉大的

天才”，然後就鼓勵那些人反抗組織，反抗領導，使他們不自覺地上了圈套。

我們革命事業前進一步，也就是敵人向着死亡迫近一步，敵人的反抗也必然增強一步。隨着革命事業的勝利前進，不是階級鬥爭的熄滅，而是階級鬥爭的更加尖銳。

一切漫不經心的話頭，例如“幾條小魚，起不了什麼大浪”之類，都是取消鬥爭，或在鬥爭中使自己解除武裝。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不是普通的小魚，而是鰻魚、水蛇之類的東西。君不見防汛護堤鬥爭嗎？鰻魚、水蛇最善於“挖心戰術”，它們鑽到堤防中去，起先原不過是個小孔，可是越鑽越大，急流就會從這裏沖破缺口，使堤防有陷入倒塌的危險。斯大林早就告訴我們：“要建築德涅泊爾工程，就需要成萬的工人。但要炸毀這一工程，也許至多需要幾十個人。”“要建築一座大的鐵路橋梁，就需要幾千人。但要炸毀這座橋梁，却只需要幾個人就够了”。[⊙]

由此可見：我們決不能因為反革命分子是極少數，就低估他們的為害。正相反，必須對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有足夠的認識，必須加強與反革命分子作鬥爭。因為只有加強鬥爭，反革命的陰謀伎倆才會被拆穿，反革命分子才會被消滅，我們內部的弱點才能糾正，大家的政治警覺性才能提高。

在與反革命分子作鬥爭中，從總的方面來看，我們必須蔑視敵人，有堅強的勝利信念，但在鬥爭的具體步驟上，任何疏忽大意、漫不經心，都可能招致嚴重的後果！

⊙ 斯大林：“論黨工作底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分子及其他兩面分子的辦法”，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五頁。

政治嗅覺遲鈍對誰有利？

范 若 愚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假面被揭穿了，我們的人都吃驚地說，這個萬惡皆備的反革命集團，竟欺騙了我們這麼多年！確實，胡風集團欺騙我們的時間之久，是不能不使我們吃驚的！

任何反革命陰謀分子都是要欺騙人民的。但是，欺騙總是欺騙，任何巧妙的欺騙，也絕不可能是“天衣無縫”地使人不可識破的。天地間並不存在着一條只能使反革命欺騙人民而不能使人民識破反革命欺騙的道理。革命的鬥爭經驗反覆證明，反革命的任何巧妙騙術，也是欺騙不了那些時時刻刻都有革命警惕性的人們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所以欺騙了我們這麼長的時間，重要的原因也正是由於我們許多同志的政治嗅覺太遲鈍了。

從現在大家所揭發出來的材料來看，胡風集團的反革命活動，在這次大暴露以前，已經暴露出了許多可疑的言論和行爲，可是我們的許多同志當時却沒有覺得十分可疑。這種“見怪不怪”的漫不經心傾向，說明了我們許多同志對於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規律缺乏足夠的認識，因而使自己的嗅覺遲鈍了。

階級鬥爭是複雜的，有時表現爲隱秘的形式，有時表現爲公開的形式。可是，我們許多同志只注意到公開的鬥爭，往往忽視了隱秘的鬥爭。由於對隱秘的鬥爭的忽視，因而使一些可能及時發覺的反革命的欺騙，也就讓他們“滑過去了”。胡風集團到處建立據點，擴充“實力”、探聽情況和盜竊黨內文件，難道這些勾當，就都幹得那麼無影無踪嗎？而這個集團的代表人物，不是早就和我們進行

過爭論嗎？他們的言論、行動不是早就顯示出和革命者不同嗎？如果我們能夠及時地注意到這些現象而提高警惕的話，胡風集團能夠欺騙我們這麼長的時間嗎？由此可見，我們若不經常地注意到隱藏的階級鬥爭，便不會及時地發現隱藏着的敵人，因而也就幫助了敵人。

按照階級鬥爭的規律，革命階級的進展愈大，獲得的勝利愈多，則被擊潰了的階級殘餘將愈加兇惡，將愈採取更尖銳的鬥爭形式，愈要拚命作最後的掙扎。可是，我們的許多同志却忽視了階級鬥爭的這一規律，因而使自己的政治嗅覺遲鈍起來。我們看看，當我們革命接近全國勝利的時候，胡風就指示他的黨羽說：“也只有迎上去，而且非抱着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不可。”及至全國解放後，胡風反革命集團就更感覺到“鬥爭必然地深化了”，因而愈加拚命來作最後的掙扎：“到我看準了的時候，我願意割下我的頭顱拋擲出去，把那個髒臭的鐵壁擊碎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在暗中這樣愈加兇惡地向我們進攻的事實，證明階級鬥爭的客觀規律和我們有些同志頭腦中的“天真”想法是完全相反的。由此可見，如果我們認為革命的勝利愈多，敵人就會日益馴服而不是愈加兇惡，因而高枕無憂起來，這也就是幫助了敵人。

我們必須懂得，任何一個暗害分子，爲了長期進行破壞活動，往往不是時時刻刻都作暗害勾當的；相反地，他正需要在工作時而也表現出“成績”來，因為這是能保存他這種暗害活動，使他騙得信任並繼續進行暗害勾當的方法。我們看看，隱藏在我們隊伍裏的某些胡風分子，不就是用這種方法欺騙我們嗎？他們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時而也表現出一些“成績”來。這樣，我們的許多同志，過去正是被敵人的這種兩面手法欺騙了，甚至在不久以前，有些自以爲“看問題全面”事實上是幼稚可笑、糊塗透頂的人，還覺得

某些胡風分子過去在工作上還是有“成績”的呢，還沒有覺悟到正是由於某些同志輕信了他們的所謂“成績”，而上了敵人的大當。由此可見，只根據一時的假象，不加嚴格審查，就對人輕易信任，就會幫助了敵人。

有人認為，反革命陰謀分子是屈指可數的幾個，擁護我們黨的人却有千千萬萬，從而就認為少數的暗害分子不能給我們的事業以極嚴重的損害。這種觀點也是十分有害的。因為要實行搗亂和暗害，並不需要大批的人。例如，要建築一架大的鐵路橋梁，就需要幾千人，但要炸毀這座橋梁，却只需幾個人就够了。可是，我們有些同志却認為，既然擁護我們黨的是百分之九十幾，那麼，百分之幾的反革命分子，他想怎麼樣呢？他們又能怎麼樣呢？甚至還有人認為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未免有些“小題大做”。必須指出：這些人以我們人數很多而反革命陰謀分子人數很少來安慰自己，認為少數反革命陰謀分子“造不了反”，因而對於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毫無警惕，實際上就是在幫助敵人。

總之，共產黨員不應該高枕無憂，馬馬虎虎。共產黨員的警惕性在任何地方和任何環境都是必要的。提高政治警覺性，善於識別偽裝的敵人，乃是每個黨員所必須具備的品質。如果我們的政治嗅覺遲鈍了，那就會在實際上便利了敵人。我們必須從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吸取教訓，提高政治警覺性，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查出來。

時刻警惕着

海 寧

反革命分子是很會裝扮的。他們可以裝扮得很積極，也可以裝扮得很浪漫，還可以裝扮成死人的樣子，躺下不動，伺機再起。那花色可真是多極了，只要有必要，他們就裝扮起來，並且常常裝扮得很像。然而裝扮起來的東西，即令看來十分相像，也總不免有些破綻。我們打個比方說：孫猴子算是善變的，據說有七十二變；可說是善於隱蔽自己的能手；不過，就是這孫猴子，有時候也不免露些馬脚。有一次，當他跟楊二郎打仗的時候，他變成了一座小廟。不論怎麼看，這小廟也是再像沒有的。只是他那條尾巴不好安放，沒法子，只好變成一根旗杆，插在廟後。漏子也就出在這裏。旗杆哪有豎在廟後的呢？他被楊二郎識破了。

這正像俗話所說的：“真的假不得，假的真不得。”即使最狡猾的反革命分子，也逃不過人們的機靈的眼睛。然而我們却有不少這樣的教訓：反革命分子常常能夠隱藏一個相當時候，有的長期不能被我們發現。像胡風反革命集團就是一個例子。這不奇怪麼？

不奇怪。我們有許多人是太麻痹了。

麻痹，這是比較籠統的說法。我們所以麻痹，是因為在同反革命分子鬥爭這件事情上，不大用腦筋，儘管有時候也在會上說幾句提高政治警惕性一類的話，實際上却不照着說的去作。最常見的現象是：不論看到什麼事情，哪怕是可疑的事情，聽到什麼話，哪怕是可疑的話，老是朝好處想，不朝壞處想；老是當作一般的問題看待，不去鄭重地思索一下，這裏面所包含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問題。

假如這裏有一個披着工作人員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他說了一些破壞話；那他未必會被懷疑的。很可能有人想：他有懷才不遇之感，愛發牢騷，人還是直爽的。或者想，他在政治上原是幼稚的，覺悟本來不太高，常說些沒頭沒腦的話，不值得大驚小怪。這麼一想，也就過去了。有過這樣的事情：在一個單位裏，一個工作人員鬧情緒，鬧得烏煙瘴氣，大家批評了他。這時候，一個暗藏的胡風分子，竟然裝出“仗義執言”的樣子，用些不三不四，似是而非的話，公開地支持他。這個單位的某些人怎麼看待這件事情呢？他們覺得這個胡風分子有什麼說什麼，不隨聲附和，是敢於說話的。誰也沒有去想一想這個胡風分子的行為，究竟是什麼性質的，起着什麼樣的作用，他的用心何在，他究竟是幹什麼的。麻痺就是麻痺到這步田地！

處世待人應當厚道，看人應當多看優點，不要輕易地去懷疑別人，這都是我們的美德。但不能因此忘記了在我們的隊伍裏還隱藏着敵人，而不去思索一些人的言行究竟對誰有利，分辨哪是正確的東西，哪是敵對的東西。更不能在發現了一些敵對的言行的時候，還糊里糊塗地給別人開脫，說什麼那不過是“牢騷”、“幼稚”之類。

反革命分子是狡猾的；但他們既然要搞反革命活動，就不能不有些痕跡，從這些痕跡，就可以把他們的狐狸尾巴拖出來。這裏需要的是高度的政治警惕性，靈敏的嗅覺。我們必須要學會善於識別敵人，就是說，一定要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這個問題上，多動腦筋，而不能在尖銳的階級鬥爭中打瞌睡。高爾基的話我們應當記住：“必須善於覺察敵人，即使在他們沉默不語或談話微笑的時候，必須善於從敵人的花言巧語中識破其偽善虛假的腔調。”

當然，要提高警惕，並不是說要大家對什麼事情也不相信，對

什麼人也不信任，這反而會被敵人利用。提高警惕性就是任何事情都要用自己的鼻子嗅一嗅，發現可疑的地方，就調查研究，並認真地加以分析判斷，辨別它究竟是什麼性質的。鼻子不通是危險的，頭腦發熱也是有害的。我們的方針是：提高警惕，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防止偏差，不冤枉一個好人。

要警惕，但不必驚慌

余 世 光

胡風反革命集團被揭露，我們都大吃一驚。我們大家從中受到了教育，懂得做一個革命者要學會一種必不可少的本領，那就是人民日報所號召的，要善於辨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我們要提高警惕，可是却不必驚慌。

驚慌是心中無數和信心不足的表現，實在完全大可不必。有些同志覺得：“實在太可怕了，暗藏了二十多年，胡風這個傢伙手段太高明了。”這也只看到了一面。固然，胡風欺騙了黨二十多年，但最後仍然被戳穿了他的“西洋鏡”，失敗的仍然是胡風及其反革命集團。我們不要“長敵人之威風”，相反地應該更有信心。因為像胡風那樣狡猾的反革命分子還是如此下場，那麼其他那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同樣會被清查出來的。問題很清楚，胡風過去所以還能騙我們，是因為我們好多同志在警惕性上打過“瞌睡”，但是現在我們睜開眼了，“衆目睽睽”之下，那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還往哪兒逃呢？

有些同志一看到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相當廣泛地鑽進了某些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的領導機關，心裏就有點“驚慌”，甚至覺得這

下子我還敢信任誰呢？這也實在大可不必。人民日報社論中已指出：在我們革命隊伍中有百分之九十幾是好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畢竟是極少數。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雖然狡猾，但不是不可以識破的。我們的黨是完全可以信賴的，黨有着豐富的與暗藏敵人鬥爭的經驗。過去如果還曾經讓敵人混到我們隊伍裏來，是因為我們有些同志太麻痹了。如果我們百分之九十幾的好人，在百戰百勝的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提高警惕，剝去暗藏敵人的假象，還怕他們不原形畢露嗎？

另外還有一些人，特別是在思想上有缺點，歷史上有過問題的，心裏也有些驚慌。敵人正在鑽我們這些同志心情驚慌的空子，想製造“人人自危”的空氣。我們可不要上敵人的當。我們要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不讓一個漏網，但我們也決不會冤枉一個好人。至於那些思想行為上的缺點，是人民內部的問題，與反革命活動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本質上完全不同的。歷史上有問題，只要老老實實地全部交代出來，組織上是會相信他們的。

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連它們的後台老闆、美帝國主義和台灣蔣介石賣國集團在內都統統要滅亡，這是肯定的。我們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一定要勝利，因為人類社會最後一定要進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這是為科學所證明了的。這就是我們革命者樂觀主義最大的根據。讓那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去愁眉苦臉、心情驚慌吧。而我們是勝利者，我們已打開了一個清查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缺口。現在正乘勝追擊，戰鬥是緊張的，讓我們信心百倍地投入這個戰鬥，不獲全勝，決不收兵。